



孫多慈，
〈慈自寫〉（局部），
1934，油彩，
57.5×40cm。

2. 鬢門絳帳 伯樂莫逆

……既入安徽第一女中，吾所交友，悉與吾同嗜。每於課餘，輒取紙筆，任意揮寫；墨彩飛濺，相顧而笑，意自得也。或於上課時，竊摹教師尊容，傳遞戲樂；或寫雞犬村舍，以相贈答。凡此種種，雖不足紀，要皆徵吾之于藝，有如盛渴之遇甘露也。在一女中校，教師中對我期許最殷切者，為圖畫教師胡衡一先生，國文教師李則剛先生。同學中則李家應女士與吾自小學中學以至大學，未嘗一日離，情好逾手足；以此之故，吾平日所作畫，以寫家應者為獨多，亦以寫家應者為最逼肖。

——摘自孫多慈〈述學〉，《孫多慈描集》



1934年，《藝風》雜誌曾刊登孫多慈的肖像。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藝術細胞的萌芽

孫多慈在安慶出生成長，從小接受父親的傳統文化教導，讀古文聖賢書。但是喜愛畫畫的天賦，也隨年齡增長逐漸顯露。她的習藝過程分成兩階段：從小孫多慈喜歡塗塗抹抹，但是父親並沒有替她找個老師指點，卻也並不阻止她自由自在地創意發揮。在進入真正的學院美術教育之前，孫多慈的藝術天分完全是自然天成的。孫多慈自幼接受父親的言教與身教，熟讀聖賢書的學養，已打下良好的國學根基。進入正統的學院教育，是個意外。在安慶上中學時，她的國文老師李則剛（1891-1977）對她的文才特別欣賞，是首先發掘她優異秉賦的伯樂；對孫多慈期許最殷切者，還有圖畫教師胡衡一。

1935年孫多慈大學畢業，回到母校擔任教職，和李則剛老師成為同事。同年底，孫多慈在安慶初中舉辦了她的第一次個人展覽，安慶女中時期孫多慈的文學寫作表現得很出色，也因此國文老師對她的印象是個文采豐盈的才女。離校幾年之後回到母校任教，隨即又開了一個別開生

左圖：
1935年，孫多慈中大畢業證明書。

右圖：
1935年，孫多慈受聘擔任安慶初級中學藝術教員聘書。



1930年，孫多慈（右2）從安慶女中畢業時和同學合照。

面的「西洋畫展」，雖然新鮮，李則剛老師觀賞過後還為文勉勵嘉許，這段師生情誼是值得紀念的。

李則剛為安徽樅陽人，中國史學專家，曾任安徽省博物館首任館長。他曾在孫多慈唸中學時擔任她的國文老師。作為一個愛才惜才的老師，李則剛不但攜家帶眷地去參觀了孫多慈的畫展，還在當地的期刊上發表了評論文字，鼓勵帶推崇，對一位初出茅廬的年輕藝術家，不啻是莫大的榮耀。

孫多慈自幼家教特別嚴格，中學時期，除了上課也沒有太多的課外活動，因此隨手取得的紙筆，就地描繪一個人像，成了她有趣的消遣娛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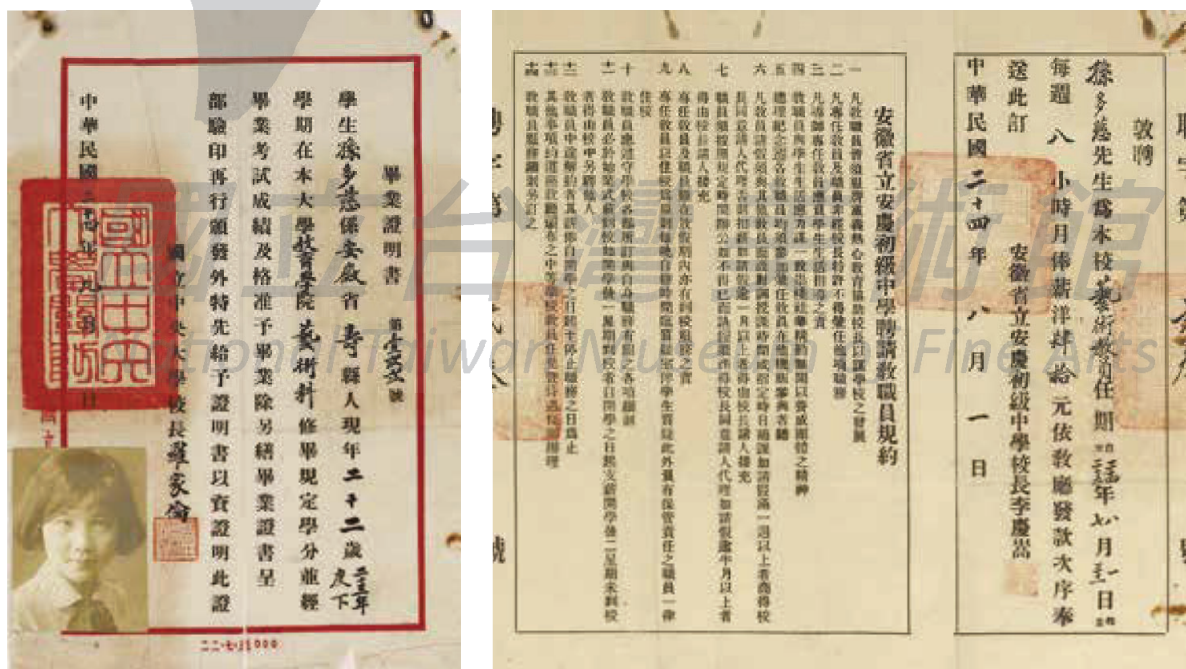
在進入大學之前，孫多慈並沒有太多的作品，投考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簡稱「中大」）文學院失利之後，開始了她的藝術生涯，但無作品存今。在中大讀書時期，有一小段時間她試用毛筆創作，創作的墨水速寫，可以視為引西潤中的實驗，但始終不是水墨畫的概念。

關鍵詞 ■ 南京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位於南京的中央大學藝術科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清末最重要的師範學堂——三江師範學堂，在1905年改名為兩江優級師範學堂，這是中國最早的高等藝術教育機構之一。之後數度易名，1928年5月正式定名「國立中央大學」，藝術教育專修科改名為教育學院藝術專修科，1929年改學制為四年，與其他科系同步。1931年朱家驊任校長，教育學院藝術科停辦工藝組，設國畫、西畫、音樂三組。1932年國立中央大學由羅家倫接任校長後，中央大學校務漸趨穩定，成為當時中國高教第一學府。1941年藝術科改稱藝術系。1949年中共建政，更名為國立南京大學，簡稱南京大學，「中央大學」名稱消失。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經歷了複雜的分割變遷，中大師生、校友播遷臺灣者甚多，1958年教育部議決，同意該校在臺復校。1962年5月，選定校址在苗栗，籌建「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1968年遷址於中壢，改名為「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戴運軌出任院長，1979年正式恢復校名「國立中央大學」，逐漸擴大發展為綜合大學。



孫多慈婚後住在景寧，與書畫家余紹宋為鄰，時相往來，孫多慈崇拜余先生的書畫，真誠地拜師向他請益。

余紹宋，浙江龍遊人，中國書畫家。孫多慈認為他畫竹是最有氣節和風骨的，所以在父親過世之後，特將家藏余紹宋墨竹一件捐給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希望更多的人有機會欣賞到好作品。

余紹宋擅長寫竹，曾贈許、孫夫婦墨竹一幅，作品一直掛在許家廳堂。畫中題字：「甲申七月避居景寧，寓處與許紹棣兄旅邸相距甚近，時相過從，其夫人孫多慈女士工績事，頗欲觀予落墨，囑寫此紙予以窗明几淨，亦有見獵之感，欣然應之，即希儷正。余紹宋記」見證雙方情誼。

發掘藝術天賦的伯樂

民國初年，教育總長蔡元培倡議「以美育代替宗教」，主張：「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1918年，畫家暨美術教育家徐

左圖：
余紹宋，〈竹〉，1944，
水墨，128.5×72.3cm。

右圖：
孫多慈，〈秋筠凝露〉，
1972，水墨、紙本，
30×39.4cm。



1930年代，在重慶中央大學藝術系執教時期的徐悲鴻。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悲鴻（1895-1953）在北京結識蔡元培，並接受其邀請，在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擔任講座，徐悲鴻並在1920年赴法之前，發表〈中國畫改良論〉，認為中國畫學之頹敗原因為「守舊」、「失其學術獨立之地位」。

由於蔡元培把「美育」的觀念放入教育的課目裡，1912年，劉海粟（1896-1994）與汪亞塵（1894-1983）等人在上海創立了「上海美術學院」，1930年之後正式定名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1922年，顏文樑（1893-1988）、朱士傑（1900-1990）、胡粹中（1900-1975）創辦「蘇州美術專科學校」。

1928年蔡元培實踐了他「美育代宗教」的理想，在杭州創辦了「國立藝術院」，是中國高等美術教育的發源地，1930年之後，國立藝術院更名為「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高等教育體系中紛紛加入與「美育」相關的學科。

徐悲鴻，江蘇宜興人。1927年秋季從歐洲遊歷歸國，接受中大藝術科的聘請到校任教。1928年正式成為中大專任教授。1931年春，赴比利時舉辦展覽。1933年1月又應法國國立美術館之邀，前往巴黎舉辦「中國近代繪畫展」，展後，再遊義大利威尼斯、佛羅倫斯、羅馬等地，之後轉赴德國、俄羅斯繼續舉辦「中國近代繪畫展」共七次，直到1934年8月回國。

徐悲鴻此行展覽為中國現代繪畫第一次在歐洲各國展出，1934年8月回國後，11月發表〈在全歐宣傳中國美術之經過〉於上海《美術生活》第八期，文中細膩的對中國傳統書畫的推崇與發揚多所著墨，學生讀者們受益

良多。也就是在這篇文章中，徐悲鴻對歐洲的現代藝術觀念做了一些評論，並且推崇傳統中國的美學觀念，或許給了孫多慈一些對歐美新藝術的啟發，更加深了她未來出國深造的念想。

從「上課時，竊慕教師尊容，傳遞戲樂……」的頑皮中學生，進入大學修習美術專業，孫多慈藝術生涯的起點，宗白華（1897-1986）扮演了啟發她繪畫天賦的樞紐角色。

宗白華原名宗之樾，字伯華。1897年生於安徽安慶，祖籍江蘇常熟。美學家、哲學家、詩人。20世紀唯一建立了自己美學體系的中國美學家，被稱為「中國現代美學的先行者和開拓者」。

1930年孫多慈首次投考中央大學中文系失利，正覺得徬徨無依時，幸好有遠房親戚介紹安慶的鄉親——在中大任教的宗白華教授，希望宗教授能給她一些指點，加強孫多慈的學習信心，再接再厲明年繼續。宗白華當時在文學院教授「美學」，孫多慈雖然從小喜歡塗塗



1985年，張安治探望中大美學教授宗白華（右）時合影，宗教授亦是《孫多慈描集》序文作者。

1930年代，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部分師生合照。左九起為孫多慈、張循英、陳之佛；右六為徐悲鴻、右八為潘玉良。



左圖：
《孫多慈描集》書影。

右圖：
徐悲鴻，
〈徐悲鴻先生畫作者〉，
1930，炭精筆、紙本，
尺寸未詳。



畫畫，卻沒有正式學習過繪事，當時留法歸國的潘玉良（1899-1977）剛進中大任教，孫多慈慕名想要認識這位女性藝術家，宗白華因與潘玉良不熟，而留學歐洲時即與徐悲鴻相識，遂介紹孫多慈到藝術系徐悲鴻課堂去旁聽。往後中央大學四年的學習生涯，師長們對這位靈秀女學生的疼惜，造就了孫多慈傳奇一生的藝術志業。

剛開始學習素描，孫多慈只是抱著好玩的心情，她並沒有特別專注於未來是否要投考藝術系，但是短短幾個月的學習，她的觀察力和表達技法卻有意想不到的水平，著實讓徐悲鴻驚艷，於是在《孫多慈描集》內的〈徐悲鴻先生畫作者〉的孫多慈畫像旁題辭期許：

慈學畫三月智慧絕倫，敏妙之才吾所罕見，願畢生勇猛精進發揚真藝 Minerve 實憑式之噫嘻！其或免中道易轍與弛然自廢之無濟耶。

庚午（1930）初冬悲鴻

這個畢生「勇猛精進」發揚真藝的 Minerve……，影響了孫多慈一生。從文學轉入藝術教育的志業，也的確給孫多慈指引了一生的目標。Minerve 是拉丁語，羅馬神話中掌管崇高的思想、智慧和工匠的守護神、實踐者的女神，Minerve 相當於希臘神話中的雅典娜女神（Athéna），繼承了與雅典娜有關的神話，成為智慧、戰略、高尚思想、文學、藝術、音樂和工藝的女神。

選刊在《孫多慈描集》裡的，都是孫多慈學生時代的作品，簽名除了「慈」以外，還有一個時常出現的外文簽名 Athéna，應是這段時期受

左圖：
孫多慈，〈人體〉，
1939-1941，炭精筆、紙，
尺寸未詳。

右圖：
孫多慈，〈速寫〉，
1939-1941，炭精筆、紙，
尺寸未詳。



到恩師的教誨，以雅典娜為發揮真藝的模範和學習的依歸吧！

孫多慈有一枚書畫用的閒章，正是刻著「勇猛精進」（P23第三欄）。這勇猛精進也像當頭棒喝，孫多慈甚至在日後歷經種種挫折、困難都不為之屈服，反而益發「勇猛」。

吸引孫多慈進入藝術領域的，其實是潘玉良。潘玉良原名張世秀，字玉良，祖籍江蘇鎮江，生於揚州。1928年畢業於羅馬國立美術學院，歸國後劉海粟聘請她為上海美專西洋畫科主任。同年11月在上海舉辦「潘玉良女士留歐回國紀念繪畫展覽會」，造成社會轟動。1929年3月受徐悲鴻邀至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科做兼任講師，次年12月潘玉良被聘為專任講師，1931年7月升兼任副教授，同時兼任上海美專繪畫研究所西畫導師。至1932年的年底被中央大學聘為專任講師，至1935年9月離任。

安徽博物院研究員董松在其編著的《潘玉良藝術年譜》，對潘玉良任教中央大學藝術科有非常詳細的註記。潘玉良在中大任教，初時擔任三、四年級西畫組的油彩畫教師，徐悲鴻則擔任一、二年級的素描教師。

孫多慈1931年9月進入中大藝術系，在中大期間，她每個學期都選修了法國語文，當然有可能受到當時留學法國的師長徐悲鴻、潘玉良等的感召，總想進一步到藝術寶地去探險，因此儘管課業要求重點不在於

1930年代，中央大學藝術科的「六朵金花」合影，左二為孫多慈。圖片來源：張安治攝影。



此，她的法文成績總是幾近滿分，當其他的同學努力模仿畫片上大師的傑作時，她研讀的卻是正當其時的創作者事蹟和作品特質。她也許天賦異稟，所以課業表現引人妒恨，中傷的故事層出不窮，可是有誰能看或聽到孫多慈那麼私密的心聲呢？

1932年6月25到27日，中大藝術科學辦師生繪畫展，孫多慈當時已經入學，想必一定會配合學校的活動。

9月羅家倫接任中大校長，學校恢復平靜，開課和其他運作皆逐漸回歸正常。12月潘玉良被聘為專任講師，由於徐悲鴻在1933年1月即將到法國開展覽，預計要1934年8月才回國，因此由潘玉良和顏文樑代為授課。潘玉良擔任「風景靜物寫生」和「人體素描及油畫」課程，顏文樑則負責教授「石膏素描」。

1933年3月31日到4月4日，潘玉良帶領中大藝術科西畫組學生三十二人到蘇州、無錫寫生一週，回校之後，4月19日到24日循例舉行「寫生成績展」。孫多慈參展的作品，被列印於刊物報導，這是學生作品少有的殊榮。

孫多慈在校期間修習的是西洋畫，她的素描成績，還沒有入學便已經轟動校內。中大藝術系大一在校期間，孫多慈修習的專業課包括：素描、人體解剖、透視學、圖案；又選修了中國美術史和初級法文。大二上學期專業課有：素描、圖案畫、寫生風景靜物，同時還選修了藝術學、西洋美術史和中級法文。大二下學期修習的課程除了和上學期相同之外，還增加了書法、構圖和歌德（Goethe, 1749-1832）的人生思想及其《浮士德》（*Faust*）哲學。大三上學期專業課則有：構圖、寫生風景靜物、人體素描及油畫、書法、美學、色彩論，另外還是有法文課。大四

左圖：
潘玉良，〈黑衣自畫像〉，
1940，油彩、畫布，
92×64cm。
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右圖：
1930年代，右起：孫多慈、潘玉良、劉杏春於太湖泛舟合影。



上學期修習的課程和大三差不多：素描、構圖、風景靜物寫生、書法、各體文選，仍然選修了法文名著選。

由孫多慈修習的課程觀察，寫生風景靜物、人體素描及油畫占她整個學院教育的比例極高，由於她的目標是學西洋畫，因此書畫領域的課程，並不見出現在她的課表上。

徐悲鴻，先後任教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北平藝專等校。對中國現代藝術的最大影響，是他把法國的古典主義繪畫作為「藝術形式」移植到中國來。他主張形似，以西方古典主義之「寫實」取代中國傳統文人畫的「似與不似間」的原則。他自我創設的制式美術教育模式，培養了中國新生代的畫家無數，形成近代中國油畫史上舉足輕重的「徐悲鴻學派」。

1935年12月29日，徐悲鴻發表在南京《中央日報》回顧當年藝壇之〈一九三五中國藝術之回顧〉對中大藝術系學生有多方的讚賞。文中寫到：

……「藝風」今年假中大展覽，作品亦富，其與中國美術會不同之處，乃其有馬諦斯徒弟的東西。

……中大在文藝俱樂部舉行之廬山展覽，雖作品不多，但選擇極精。

……至若新藝孕育，前途已啟其端者，作品所見，如張安治之〈露天書場〉，陳曉南之〈鐵廠〉，孫多慈之〈木工廠〉，皆以平民生活為題材，畫得相當成功！

孫多慈師承徐悲鴻的不單是素描的功夫，徐悲鴻對學生前程的關心，言教、身教對孫多慈也在潛移默化中發揮了一些影響，日後孫多慈照顧學生、關心學生，也有著恩師徐悲鴻的那種奮不顧身的勇猛。

孫多慈學習慾超強，在她大學畢業前，為了申請庚子賠款的公費出國深造，在恩師的敦促之下，整理了一些素描作品，出版了一冊《孫多慈描集》，宗白華寫了一篇序，她也寫〈述學〉一篇，這兩篇文章鉅細靡遺地將孫多慈的藝術生涯前世今生交代得清楚明白，雖然事隔八十多年，如今重新翻閱，仍不得不讚嘆其為先知者。而促成這一整本素描集的完成，徐悲鴻更是煞費苦心。

節錄自《徐悲鴻年譜長編》和《舒新城日記》的記載，為了幫孫多慈出版她的作品集，徐悲鴻致函中華書局老友舒新城，或親自到上海拜訪舒氏多次。

1935年3月15日，徐悲鴻致函舒新城：「……前承允為慈刊集，感荷無量。知真賞不必自我，而公道猶在人間，庶幾弟與慈之誠得大白於天下也。茲囑其攜稿奉教，乞予指示一切！彼毫無經驗，惟祈足下代辦妥善，不勝拜謝。」

同年4月11日又致函舒新城：「……慈返，已為弟道及見兄情形，承兄為作序，深致感謝。……孩子心理，欲早觀厥成。彼聞足下言：『徐先生的東西一擺兩三年』，大為心悸，特請弟轉懇足下早日付印，愈速愈好。」

1935年4月21日，徐悲鴻在滬訪舒新城，將孫多慈〈述學〉一篇交舒，且請舒為《孫多慈描集》作序。

6月25日，致函舒新城，特別提示舒新城儘快撰寫序文，「……當然我不能代兄寫一個東西，不過勾引兄的文章而已，我那個楔子，兄把它變成白話，補充尊見二十行便是妙文。」舒新城因為事忙，反而請徐代筆。不得已只能另請宗白華作序。

對編輯的內容，徐悲鴻的意見也是看得出來的：「拙作慈之小像，當年未曾加入弟之描集者，即作為慈集第二頁，第一頁慈自寫（五色印者）……」、「慈所寫各幅，已經弟選過，獅最難寫，兩幅乞皆刊入」。

6月25日，又致舒新城一函：「……慈集能速趕，最所切盼！因此事關係其求學前途，弟初意尚在此時畫集印成，便分贈中比兩方委員（本月開會決定下年度派赴比國學生名



徐悲鴻，〈自畫像〉，1925，
媒材未詳，41×27 cm。

徐悲鴻1934年以炭精筆
所繪〈慈弟〉一作，人物
則是弟子孫多慈畫像。



額），弟雖已分頭接洽，但終不如示以實物堅其信念也。慈不日即返安慶，囑弟代辦一切，還懇足下飭人趕工，愈速愈好……」。

8月6日再致函舒新城：「……慈集日內當出版，應為之刊廣告，尤其在安慶，並希望在《新中華》上轉載白華之文，以及其〈述學〉之文。弟在月前竭全力為彼謀中比庚款，結果為內子暗中破壞，憤恨無極，而慈之命運益蹇，願足下主張公道，提拔此才」。

《孫多慈描集》是孫多慈此生最重要的一本紀錄，其中有她自傳式的〈述學〉，也有她師長們給予的期許和評語。畫集最終雖然出版，奈何無法達到出版目的，整個辛苦的過程在此畫下句點。

舒新城日記1935年10月25日記下了一段：「……孫多慈畫集今日出版，讀其述學之文，頗有氣吞河岳之慨，論文與畫均屬奇才，悲鴻愛之也，實愛其才……」。

宗白華在美學和藝評界的地位，為孫多慈寫的序文，替她的創作天賦做了完美的詮釋。徐悲鴻在孫多慈始入習藝的殿堂，即無時不以藝術的真諦勉勵著她，在她即將畢業之際，出版一本值得紀念的畫集，是多少藝術工作者夢寐以求的成績。但是，這也是孫多慈藝術生涯最為無奈的憾事。她只是一位剛成年的女學生，被告知要勇猛精進，懷抱遠大理想、要征服藝術的巔峰、奔向未可限量的藝海，恩師的耳提面命和暗中協助，都是出於愛才惜才，但是「懷璧其罪」，外人不解或是忌憚，這一本珍貴的畫冊卻成了師生情誼畫下句點的起點。

1935年8月，孫多慈已知留學無望，接受了家鄉母校的聘書，安靜地離開了校門，走進另一座校門。但她並不因此氣餒，相反

地，孫多慈的藝術生命從此轉出了另一片天地。

1936年2月中旬，孫多慈致函徐師，報告暑假以後決意出去自力奮鬥，打算以十年的時間勇闖藝壇。字裡行間有從此訣別之意味。

1939年5月徐悲鴻致函舒新城：「……寄一函至港，托子展兄留交（孫），表示此生不必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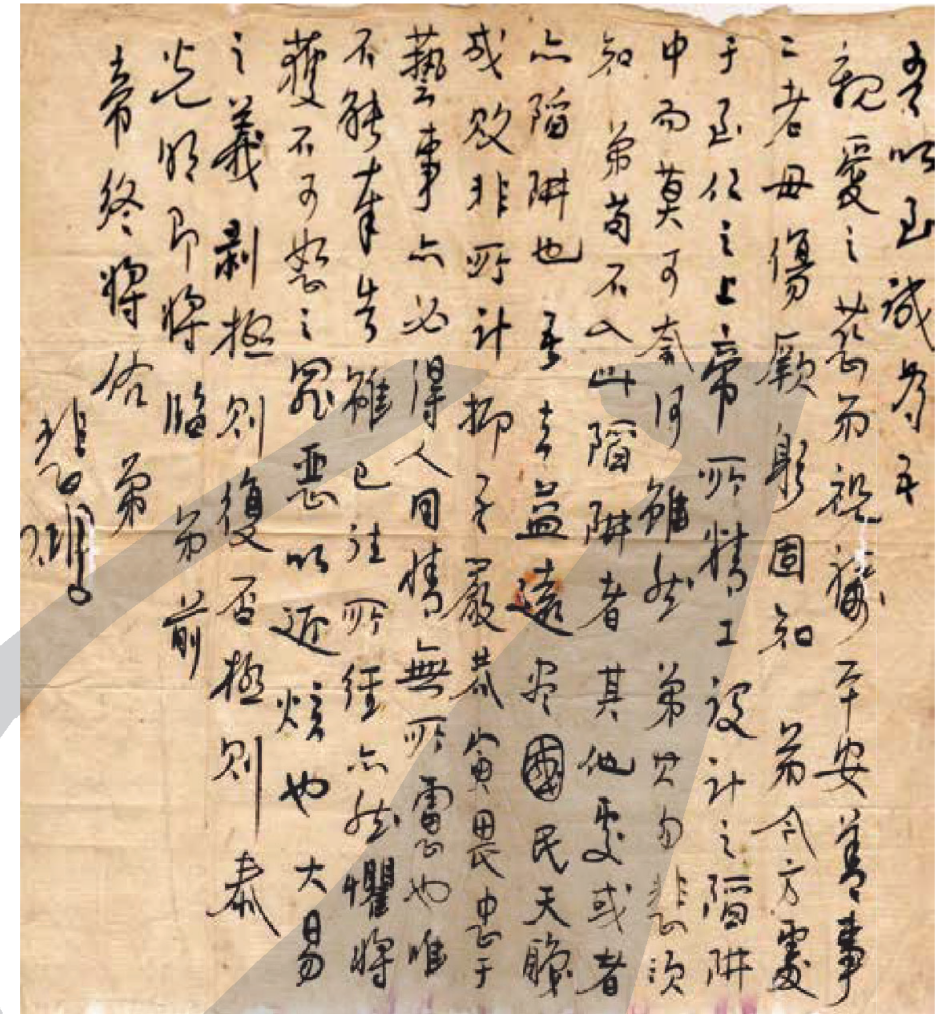
「此生不必再見」信並沒有交到孫多慈手中，反而在各處流傳著！有好事者揣摩玩味著。但實際徐、孫師生交集只在1931-1932和1934-1935年間，當然，孫多慈1935年畢業的前半年為了準備升學，編輯《孫多慈描集》，徐師可謂用力甚深，但仍是一秉惜才、愛才的初衷，或許這是一段大時代的無可逆的悲情，深藏在孫多慈心底的往事，她當年沒有說，直到過世也沒有任何言詞說辯。尊重師恩，她只是把訣別信放在囊中，從此斷絕音訊。但該努力的她仍然努力，該完成的她還是一一完成了，並沒有辜負恩師之期許。

孫多慈從中大畢業時，恩師徐悲鴻為她奔走出版《孫多慈描集》，期間曾多次和當時中華書局的舒新城書信往來，叮囑再三要求舒先生盡力協助，總認為孫多慈懦弱膽小，需要有人強力敦促，但是終究在留學夢碎之後，孫多慈發揮了她鍥而不捨的韌性，獲贈一方刻著「勇猛精進」的閒章（P23第三欄），努力邁向她未竟的理想。「勇猛精進」出現在孫多慈的座右銘裡，成為她此生奉為圭臬的精神支持。

Minerve代表的是羅馬神話中的智慧女神，也就是希臘神話中的雅典娜女神，孫多慈在素描作品簽上Athena應是源於此，也可能從此成為她創作時的自我期許。

在初出校門的時候，孫多慈著實發揮「勇猛精進」的精神，1935年第一次個展在安慶中學的教室舉行，展出了一百一十件作品，意即在離開中大不到一年之內，她已有新作百餘件，甚至連畫框都有新意，完全是工藝和美的實踐。

1938年前後，徐悲鴻致書孫多慈，也許是對未能助她完成深造的安慰，或者是鼓勵她再接再厲，孫多慈從未示人，過世之後，家人從她破舊的護照匣夾縫中，翻出這封珍藏的手書。



1938年，徐悲鴻致書孫多慈。

吾以至誠為吾
親愛之慈弟祝禱平安
善事二老毋傷厥躬固知
弟今方處于至仁之上帝所精工設計之陷阱中 而莫可奈何
雖然 弟其勿悲 須知弟苟不入此陷阱者 其他處或者亦陷阱也
吾去益遠 盡國民天職成敗非所計
抑吾嚴恭寅畏忠于藝事 亦必得人同情無所慮也 唯不能奉告
雖已往所經亦然 懼將獲不可恕之罪惡以近炫也
大易之義 剝極則復 否極則泰
光明即將臨 弟前
帝終將佑弟

悲鴻

畢生知己·功不可沒

·李家應

孫多慈幼時的好友李家應，安徽省含山縣人。南京中央大學社會系畢業。她與孫多慈的交情要追溯自上一代。李家應的父親李立民和孫多慈的父親孫傳瑗同任職於安徽省政府，兩家的小女兒時相往來，從幼兒園相識，小學、中學到大學一路同學，直到大學畢業，孫多慈生命的前半段受到李家應的照顧最多，也最直接。

中學畢業，李家應與孫多慈一起往南京



左頁上圖：
1942年，孫多慈（後排左2）與李家應（前排左）等姊妹們合影。

左頁左下圖：
孫多慈，〈李家應院長〉，
1939-1941，炭精筆、
紙，32×25cm。

左頁右下圖：
孫多慈，〈男童〉，
1939-1941，炭精筆、
紙，30×23cm。

孫多慈，〈睡眠小童〉，
1939-1941，炭精筆、
紙，25×32.5cm。

參加中央大學的入學考試，李家應考上了中央大學的社會系，孫多慈第一次雖然失利，第二年也如願進入藝術系，於是兩人又再次同窗。

孫多慈一生受到很多貴人相助，說李家應「恩同再造」當之無愧。抗戰初期，李立民出任浙江省政府祕書長，介紹女兒李家應協助浙江省政府幾位首長的夫人們籌組的中國婦女慰勞前方將士總會「戰時兒童保育會浙江分會」。1938年之後，抗戰烽火日益激烈，流離失所的難童增多，分會決定成立「浙江省第一戰時兒童保育院」（以下簡稱保育院）。原任院長離職，李家應被推舉擔任麗水的戰時第一保育院院長。

抗戰時期，浙江省第一戰時兒童保育院設在麗水縣碧湖鎮，專門收容來自淪陷區的難童和學生，年齡小自襁褓，大到十多歲的中學生。

1938年，孫多慈在李家應力邀下，在麗水的聯合初中覓得教職，暫住在李家應任職的戰時第一保育院，協助李家應指導院童活動兼生活照應。



孫多慈任教的浙江省立臨時聯合中學由杭高、杭初、杭女中、湖州中學、嘉興中學等校合併而成，學生很多是保育院收容的院童。閒暇時，孫多慈為院童們速寫畫像，「保育院」系列素描作品即是此時期創作。

孫多慈稍事安頓後，孫傳瑗為求骨肉之完聚，舉家十口由桂林輾轉到達浙江麗水。避難麗水、景寧時期的孫多慈仍懷有少年時期的雄心大



孫多慈，〈抱嬰圖〉，
1939，炭精筆、紙，
31.7×23.5cm。



孫多慈，
〈家碗、紹烈、家鈞〉，
1939，炭精筆、紙，
25×34cm。



孫多慈，〈燈下縫補〉，
1939-1941，炭精筆、紙，
24.5×32.5cm。

志，她的創作力十足，隨手擷取的人事物都可以成為她畫面的角色，因此「保育院」系列作品顯得特別親切溫馨而珍貴。

1938-1949年的這段期間，是孫多慈生命中重要的蛻變和發展時期，



2002年，聯初校友許絳烟（前排左6）與李曉瑜老師（前排左5）於景寧聚會紀念合影。

亦是她藝術生涯的開端。孫多慈在這十年當中留下了一系列的保育院院童素描，和幾件她視為代表作的經典之作，一方面表示她在藝術道路上沒有交白卷，也算對恩師早先的教誨有所回饋。

抗戰勝利後，保育院就地解散，院童們也各自返回家鄉。2011年，居住在杭州的幾位學生，為紀念戰亂時期照顧他們的恩人——保育院院長李家應女士百齡紀念，發起了一項大團圓的紀念活動，近百位仍健在的院童，追憶當年如慈母般照顧他們的李家應院長。院童中年齡稍長，當時就讀浙江省臨時聯合中學的學生們，思念院長李媽媽之餘，也懷念和她朝夕相處孫多慈老師的風範，於是編印《烽火兒童》的同時，亦編印了一本小冊子《百年多慈——孫多慈老師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來緬懷師恩。

這本《百年多慈》掀起了一片孫多慈的旋風，孫多慈逝世將近四十年之後，連續幾年各有不同的紀念展陸續展開，沉寂了許久的「孫多慈」好像復甦了。

2011年，《百年多慈》紀念冊封面。



1967年，孫多慈（左3）與吳健雄（右3）和紐約聖若望大學教授於展覽現場。

· 吳健雄

名享國際的中國女性科學家吳健雄（1912-1997），蘇州瀏河鎮人，與孫多慈是中央大學同校不同系的同學。吳健雄不但研究最先進的超時空宇宙物理，私底下更是兼具現代科學研究精神和傳統的文化修養的性情中人。在孫多慈的心目中，吳健雄扮演著敬愛與親切的角色，更是穩健安定的倚靠。

孫多慈在〈中國的居禮夫人——吳健雄博士〉文章中，解說了與吳博士的相識過程，和她們長達四十年的交往情誼。

……南京中央大學女生宿舍在學校後門外石婆婆巷，宿舍共有東南西北四座樓房，健雄住南樓，我住東樓，每天見面但因系別不同，見面最多微微一笑而過。

……藝術系女同學劉小姐（杏春）是健雄同鄉，常去南樓聊天，一天我無意中提及「在這些女同學中，我最喜歡的是吳健雄、盧月化、周淵如……」，話未說完，劉小姐跳起來說：「那好極了！她也告訴我，最喜歡妳，……我一定讓你們做朋友……」遂介紹我們相識。

……一次開學不久，兩人在教務處領取獎學金時相遇，健雄對我

說：「真高興在這裏（裡）遇見你！」言下頗有鼓勵之意，她比我高一班，總以姊妹自居。因之她永遠是一座偶像、一位畏友，她不喜多言，從不批評人家長短，不慕虛榮、名利，腳踏實地、埋頭苦作。

1952年冬，孫多慈到了紐約，她倆從大學畢業分開後就沒有再見過面，經一位中大同學告知，吳健雄正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以下簡稱哥大）任教，因為曾參與原子彈建造，被美國政府限制與外人接觸，因此少與其他人往來。其時，孫多慈在哥大選讀法文文法，教室正巧在吳的實驗室附近，兩人於是經常見面。當時吳健雄對孫多慈留學的意見是：「我知你有毅力，但你有時任性，希望你能在美國居留數年，再去歐洲，總較在國內可多學習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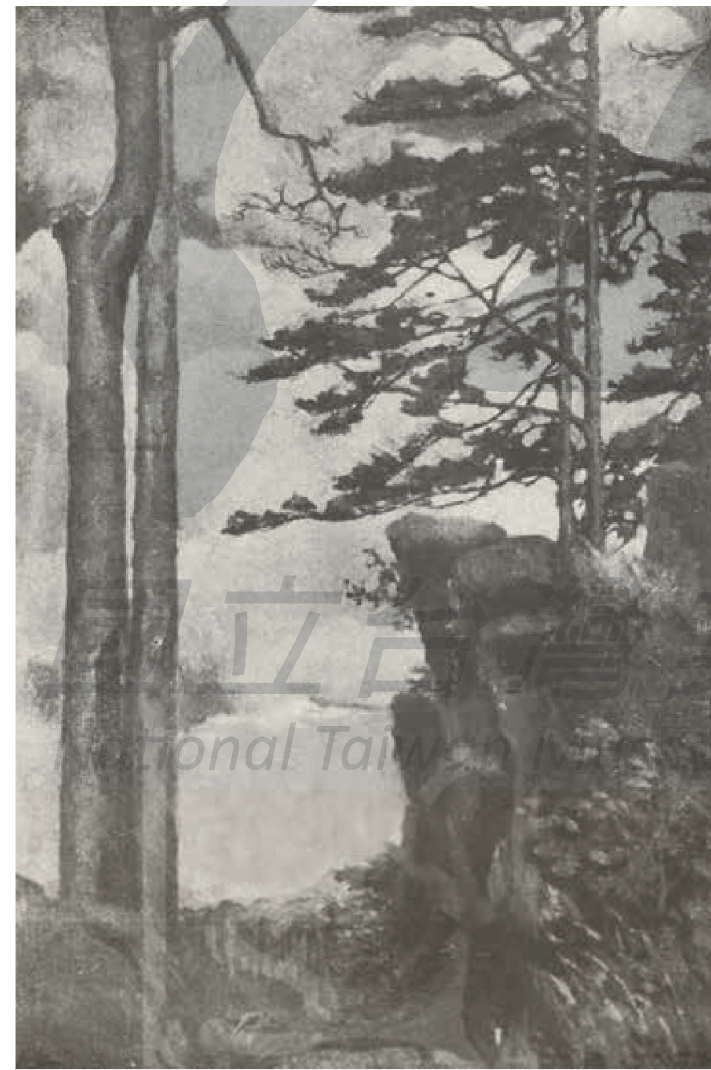
此後，吳健雄便為孫多慈安排在哥大的研習課程，哥大有重理論的藝術研究院，並邀孫去家裡住，孫多慈因為要籌備畫展，（此時期之前，應就是創作〈自由之歌〉（P94左圖）時期），怕妨礙吳健雄的實驗工作，所以等畫展結束，才應邀搬至吳家，吳健雄並介紹了一位在哥大教法文的老太太，以及兩位藝術系的教授給孫認識，讓孫多慈有「賓至如歸」的溫暖。

在美國舉辦完畫展之後，孫多慈假道巴黎，並旅遊西班牙和義大利，停留月餘，1954年初返國。1953年11月，旅法期間接獲吳健雄所發一信，告知其在紐約的畫展圓滿結束，作品也由王少陵（徐悲鴻學生，香港旅美畫家）協助安置妥當，信末並輕描淡寫的帶過一語：「……從王先生處知道您的老師在9月中去世，您在巴黎聽到這消息一定難受之至，尤其是巴黎是他舊遊之地……」其用意



1983年，張安治（右）與吳健雄博士（中）及藝術家王少陵合影。吳、王兩人1953年曾協助孫多慈在紐約辦展事宜，吳是孫多慈中大的老同學，王少陵則是徐悲鴻的學生。

孫多慈，〈黃山風景〉，1930年代，油彩，尺寸未詳。



應是希望孫多慈毋須太過激動，但也不想隱瞞，面對摯友的恩師逝去，為了顧及摯友的情緒波動，吳健雄選擇了一個和緩的方式，經由他人轉告之後的書信，輾轉陳述並加以暗示，告知她目前所在之地，是她嚮往的地方，應當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機會，並且這個地方也是她的老師徐悲鴻當年遊歷的所在。

吳健雄輾轉與孫多慈聯繫上之後，往後的二十餘年，他們互相來往的書信，以及對家人們的關懷，得悉二人「情同姐妹」的交情是無庸置疑的。

· 蘇雪林

亦師亦友的蘇雪林（1897-1999），祖籍安徽太平。在文學史和學術上的成就，著作等身。她另一興趣則是研究屈原的作品《離騷》、《天問》等神怪故事。曾受業於胡適門下。

孫多慈和蘇雪林的相識另有一段淵源，兩人都是安慶女中的校友。1930年代蘇雪林回到家鄉在安徽大學教書，時常聽聞人誇「安慶才女」孫多慈的文藝雙全；孫多慈大學畢業前後，與父親登黃山寫生，蘇雪林恰避暑黃山，曾有一面之緣，印象深刻。

1949年，蘇雪林客居香港，在香港思豪酒店參觀了孫多慈的畫展，同年，蘇雪林回到臺灣，兩人有緣成為臺師大宿舍的鄰



居，孫多慈原在臺師大宿舍有間個人畫室，因蘇雪林腿腳不方便，孫多慈恰巧要出國，宿舍暫不使用，商議後暫借蘇使用。1954年孫歸國後，蘇的原宿舍已有新的同事入住。孫多慈遂另向學校申請，取得第六宿舍朝北畫室一間，而蘇雪林則搬到朝南的一間。後來蘇雪林去了成大教書，兩個房間打通，畫室空間加大。

1955年1月16日由蘇雪林等三十二人發起，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舉行會議，選出九人任籌備委員，4月舉行二次籌備會議後，5月5日於臺北市召開成立大會，通過會章、發表宣言，並選出第1屆理監事，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在臺北市成立。宗旨在於「鼓勵婦女寫作，研究婦女問題，以實踐三民主義，增強反共抗俄力量。」對鼓勵婦女寫作具一定的意義。1969年4月改名為中國婦女寫作協會。

中國婦女寫作協會是臺灣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民間文藝團體，曾與中國文藝協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合力執行國民政府的文藝政策。會員全是女性，是當時中華民國境內唯一由女性組成的文藝社團。

寫作也是孫多慈除了繪畫以外的重要嗜好，1951年孫多慈接受「中國文藝協會」聘書，擔任美術委員會常務委員，之後又加入臺

左圖：
1950年，孫多慈（左1）到蘇澳拜訪文友鍾梅音（左2），同行者王文漪、武月卿、徐鍾珮。

右圖：
1960年代，孫多慈（右）與鍾梅音（左）。

1950年代，孫多慈（右）與名作家琦君（左）。



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孫多慈結交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的女作家們不少，多年相伴的老友姊妹淘們，也喜歡有不同類型的藝術家加入，因此時常有活動邀約。1950年代，臺灣不少知名女作家，均為孫多慈婦女寫作協會的好友，包括：蘇雪林、謝冰瑩、李曼瑰、盧月化、王文漪、徐鍾珮、琦君、林海音、武月卿、鍾梅音、華嚴、陳香梅等。

孫多慈，〈美人憑欄〉，
1960年代，水墨、紙本，
55×37cm。

